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六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癸酉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盡己亥晉武帝咸寧五年

考異 据凡例分註後主二

字當作

凡二十七年

帝禪

癸酉十六年

嘉平五年建興二年

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

禪

可爲遷怨
之戒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爲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爲左

右所遇事輒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歛爲戒禕不從故及魏追封循爲鄉侯使其子襲爵

覽

漢壽本廣漢葭萌縣地先主改漢壽縣屬梓潼郡晉武帝改晉壽郡今利州是引岑

彭來歛爲戒光武時岑彭攻成都公孫述遣人刺之來歛攻蜀將王元於下辨蜀使人刺

之

質質

西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漢壽蜀漢縣名屬廣漢郡晉改晉壽縣

後魏改興安縣置晉壽郡及益州梁改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利州隋初郡廢後改縣

曰綿谷州爲義成郡唐復爲利州又改益昌郡五代時唐改益州宋置寧武軍後置利州

路元爲廣元路

本朝改爲

縣屬保寧府

張嶷南充人

書法

盜者何、降人郭循也、麻秋殺符洪、則書故趙將

晉穆帝永和六年循故魏

臣也、志在復讐、則其書盜何、逆順異辭、且咎禕也、曷爲咎之、身爲漢大將軍、而盜得殺之、亦不得不任其咎矣、故書曰大將軍費禕

發明

此郭循也、旣爲左將軍、秩亦尊矣、何以書盜、彼固盜賊之靡耳、循苟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旣受漢爵、乃復挾七首以爲姦、此正豫子所謂旣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者也、循之所爲如此、不過徼利於魏、是特穿窬之下者

耳以盜書之

夫豈過哉

二月吳諸葛恪擊魏

擊魏雖見
玩寇則非
慎諫逞威
適足以殺
其身而已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疲勞、固諫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昔秦但得關西耳、尚并吞六國。今以魏比秦、土地數倍、以吳蜀比六國、不能半也。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將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長、又司馬懿墮斃、而其子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

有高祖之
雄略始不
妨于數攻

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何不閉關自娛而數出攻楚豈其鋒刃而忘安寧哉每鑒荆邯之說近見家叔父陳表未嘗不喟然也衆人皆心以爲不可莫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彊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擊魏以滕胤爲都下督掌統畱事

覽荆邯之說光武建武六年公孫述自帝蜀中荆邯說述起兵家叔父陳表諸葛亮恪

之叔父也陳表質實東興隄名注見延熙謂所陳出師表十五年滕胤北海人

質實

十五年滕胤北海人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觀後諸葛恪之果則費禕之謹守未可少之也

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遂將數萬人伐魏圍狄

道

集覽

狄道縣名注

見高后六年

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初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

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

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强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

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且

謂我弁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

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

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

魏之委新城亦恃有

張特耳觀特詐慰吳人語可見

兵

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林柵，補其闕爲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迄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什哀痛。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讐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

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集覽城新

合肥新城也。

堅壁昌邑吳楚自敗。

景帝時吳

王濞楚王戊反周亞夫堅守昌邑不戰吳楚

郡冀縣洛一

自叛而去洛門聚名也在天水郡冀縣洛一

作落家不坐謂不坐家人之罪柵補編木爲

營寨曰柵流曳頓什流謂流離也曳牽引也

頓什僵什倒地也蓋喻其土卒傷病之狀

質寶

一統志云新城在廬州府無爲州城南十五里乃三國吳諸葛恪所築以居

新附之人故名新城。

郭淮陽曲

人陳泰潁川人鄧艾棘陽人

冬十月吳殺其大傅諸葛恪以孫峻爲丞相

苟無相銜
之召則恪
已設于魏
天尚何尤

弁戶夷族
處恪亦太
過矣

二語當書
諸紳

恪還建業、陳兵入府卽召中書令孫默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怨衆嫌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爲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石子岡弁夷三族臨淮臧均表請聽故吏收葬從之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陸遜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與之書曰太傅受寄託之重而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郎君宜進言於

惟意所欲
置御史
悉瞻極矣

太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後東西並舉未爲晚也至是果敗○吳群臣共推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族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與胤雖內不洽而外相包容共

事如

集覽

曹所奏署曹謂選曹也其所聞奏除署者郎君謂諸葛瞻也杜甫詩

郎君玉樹高注古稱貴人子及身嘗事其父者曰郎君故藩鎮之子亦呼郎君

質實

一統志云石子岡在應天府南一十五里吳志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臨淮郡名注

見新莽天鳳四年越雋郡

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書法

恪罪多矣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

以其罪一以無罪書之也

吳殺其南陽王和

南陽無何
氏不其餒
而

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齊王奮聞恪誅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諫奮殺之亦坐

廢爲庶人

集覽

德謙俊三子名

甲戌十七年

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

考異

按是年九月司馬師廢其

主芳十月立髦此當分注魏

嘉平六年主髦正元元年

春二月魏司馬師

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

司馬首啓
廢后之釁
厥後傳

太后楊廢

再傳賈后
殺于趙王

倫三傳則
羊后失身

于劉曜矣

昭昭好還
可不鑒乎

遂廢其后張氏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

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爲師所擢用而心常在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詰之

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鎧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玄代

知其不免
慷慨就死
夏侯玄勝人多矣

計不萬全
不求幸免
荀氏行草識

之緝知其謀、遂皆夷三族、并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邀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予元子上不吾容也。」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夜爲作辭、流涕示之、玄惟領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爲鎮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歔欷。師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豐弟翼爲兗州刺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豐俱見。

如實德

名竟何

傅嘏卓識
三國之季

畿旣退畿嘆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爲誤及豐死而冲爲郡守卒繼父業○正始中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人

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姤前多言多釁姤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嘏又以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絕交也斷徒管反以后父家居緝以張后父故不得仕子元司馬師字子上司馬昭字下

集覽

斷客猶言

辭屈服之辭也孝懿李恢字豐之父君謀郭智字貴同惡異喜人與已同惡人與已異

質實

李豐建寧人樂浪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朝鮮杜畿杜陵人東安郡名注見

靈帝熹平三年富春

傳嘏泥陽人

泰初夏侯

玄表字平叔

何晏表字玄茂鄧颺表字東市

注見晉元帝
太興元年

書法

書臣子廢其后自司馬師始綱目書

發明

豐等書殺而皆不去其官所以正司馬師之罪然不予以謀誅師者何耶

虛名無實之人非能仗義有爲特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貴哉此固書法之意也